楔　子

萬靜湖是在郊山的溪澗裡發現他的，他渾身是傷，氣若游絲，身子癱軟，整個人沉甸甸的。

她不知道自己怎麼有力氣把他從溪裡撈上來，又怎麼有勇氣做出將他扛上篷車帶回望春城的決定，她只知道看見他的那一瞬間便直覺不能丟下他，她對他彷彿有一種她自己也無法說明的責任。

這種感覺相當不尋常也不曾有過，但她一點都不覺得奇怪，因為她本來就與常人不同。

她總是有些奇怪的靈感或是直覺，能夠感受到別人無法感受的，她聞得到季節變換時的氣味，可以聽見別人聽不到的聲音，她.....總之，打從她第一眼看見他，她心中那口大鐘便敲響。

雖然她知道爺爺肯定不認同她的做法，甚至會責怪她把來歷不明的人帶回家也許會招致麻煩，但她還是決定依照直覺而為。

看著車裡奄奄一息的男人，她柔聲道：「放心，我爺爺一定會替你醫治的。」

一旁的豆子.....喔，豆子是萬家養的一條大黑狗，也是萬靜湖的護衛犬，牠看望她的表情有點苦惱。

萬靜湖覷了牠一眼。「我知道我知道，所有的責任我扛。」

豆子「汪汪汪」地吠了幾聲。

她不以為意，輕輕的振了一下手臂。「寶寶，走吧！」

寶寶不是馬，是萬家養的驢子，每當她去城郊替爺爺萬之濤送藥，總是駕著由寶寶拉的篷車，帶上豆子。

寶寶不動，像是對車上「多餘」的人有意見。

她皺皺眉頭。「你們太沒有慈悲心了，我都看見他了，能把他丟在溪裡不管嗎？」

豆子又吠，寶寶也跟著嘶鳴。

「我不管。」萬靜湖語氣強硬地道：「我是不會把他丟在這兒的，快走。」

寶寶踢了踢蹄子，終於不情不願的邁開步伐。

crescent

第 1 章

當萬之濤看見車上的陌生年輕男人時，臉色馬上一沉，但醫者父母心，再加上孫女苦苦哀求，他不得不出手救治。

男人昏迷了整整十天，萬靜湖幾乎每天守在床邊照顧他，還不斷跟昏迷不醒的他說話。

然而人心不像貓狗鳥獸那般單純，複雜得好似罩了一層黑紗，萬靜湖沒有多想，萬之濤卻不能不多加防備。

孫女說是在郊山的溪裡發現男人的，溪的另一側是座峭壁，她說他許是失足摔落。

可是他身上的傷是利刃所為，刀刀致命，很明顯的有人要置他於死地，不管對方是誰，肯定與他有著極大的仇恨或是糾葛，他既然有仇家，仇家就有可能會循著線索找到望春城來，到時，他的事就會變成萬家的事。

對萬之濤而言，寶貝孫女比他的性命還重要，他絕不會讓她攤上麻煩、惹上禍事，他已經想好了，只要男人一醒，他就要請對方離開。

第十一天的早上，男人醒了，他一睜開眼睛，就看到一個姑娘湊在他面前，正興奮的瞅著他。

「欸！」萬靜湖的雙眼晶亮晶亮的，期待他開口說話。
男人愣了一下，這才發現自己虛弱得動不了，喉嚨也乾澀得發不出聲音。
「要喝水嗎？」她問。
他很吃力的輕輕點了下頭。
萬靜湖馬上拿了另外一個枕頭墊到他腦後，再去倒了杯水過來，小心翼翼的讓他啜飲了幾口。
他潤了潤喉嚨，終於能發出微弱的聲音，「好痛……」
「當然。」她笑視著他。「你受了很重的傷，要不是我爺爺替你醫治，恐怕你現在看著的就是閻王爺了。」
「我……」他的神情苦惱而困惑，似乎在思索著什麼。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萬靜湖興沖沖地問。
他又愣住了。「我的……名字？」
「嗯，每個人都有名字，就連豆子跟寶寶都有屬於牠們的名字。」她說。
「我……」他微微皺起濃眉。「我的名字……我……」
他想不起來自己的名字，想不起自己是誰，從哪裡來、要去哪裡……他的腦袋一片空白，只閃過一個影像—有一匹黑色的馬，名叫黑雲。
「黑雲……」
「黑雲？」萬靜湖歪著頭，眨了眨眼。「這是你的名字？好奇怪。」
「不是……」他的眉頭皺得更緊。「是一匹馬，是馬的名字，我……我不記得自己的……」
她一驚。「你失憶了？」
他的神情雖然顯得困擾，情緒卻十分平靜。「恐怕是。」
萬靜湖同情的望著他。「你一定是撞到了腦袋才會把自己的事都忘光了。」說完，她又笑笑的安慰道：「沒關係，我爺爺一定可以醫好你的。」
「姑娘，妳是……」
「我叫萬靜湖。」她毫無防備地道：「這兒是望春城，我家就只有我跟爺爺，我爺爺是大夫，名叫萬之濤，啊，還有豆子跟寶寶。」
「豆子？寶寶？」
「豆子是條黑狗，寶寶是頭驢子。」她笑著又道：「牠們也是我的家人。」
他沉默了一下，像是在思索什麼。
「你沒有名字實在太可憐了……」萬靜湖說道：「不然我幫你取個名字，好嗎？」
他點點頭。
她認真的想了想，雙眼忽地一亮。「叫你望安，如何？」
「望……安？」
「嗯，望你平安的意思。」萬靜湖自顧開心的道：「在你恢復記憶之前，我就這麼叫你吧。」
「姑娘作主便行。」
望安身強體壯，雖然受了那麼重的傷，還是捱了過來。
萬靜湖每天親自替他熬藥、餵藥，照顧他的生活起居，經過個把個月的調養，他的傷逐漸痊癒，體力也慢慢恢復，可以自行下床走動。
這天一早，望安出了房間，慢慢走到小院子裡，他看了看四周環境，對這一切感到相當陌生。

crescent

望春城是什麼地方？萬靜湖說她是在郊山的溪裡發現他的，他為什麼會去那裡？又為什麼身受重傷？他只有一個人嗎，還是有其他夥伴，甚至是.....家人？
無奈他的記憶一片空白，唯一記得的就只有那匹名叫黑雲的馬。
找到那匹馬，他就能知道自己是誰了嗎？天下何其大，他上哪兒去找黑雲？想著，他不禁覺得頭疼，甚至開始頭暈。
「望安。」
聽到身後傳來的喊聲，望安緩緩轉身，有禮的拱手一揖。「老爺子。」
萬之濤端詳著他的氣色。「你看來好多了。」
「託老爺子及靜湖姑娘的福。」望安感謝的道：「在下能活著，全賴兩位恩人相救。」
「救人本就是醫者的本分及天職。」萬之濤神情微微一凝。「你還是什麼都想不起來嗎？」
望安搖搖頭。「每當在下拚了命的回想時，就會覺得頭疼暈眩。」
萬之濤稍加沉吟後道：「記憶也不是一時半刻可以恢復的，有時得靠運氣。」
望安唇角微微一抿，神情卻是淡定平靜。
萬之濤凝睇著他。「慌嗎？」
「不慌。」他回道。
「你什麼都不記得，何以不慌？」萬之濤又問。
「失憶已成事實，慌也無用，還不如安步當車。」
萬之濤若有所思的看著他，他遇事不亂，行止優雅，言談得體，絕不僅僅出身良好，想來還受過嚴格的教養，他敢斷言，對方絕非尋常富家子弟。
那麼他是誰？為何有人想殺害他？他的身上有著什麼樣的故事，甚至是.....祕密？他的仇家知道他還活著嗎？他們是否仍在尋找他？如果他們尋到這兒來，那該如何是好？
「望安，有件事.....我想同你商量。」萬之濤有些猶疑。
望安馬上恭謹的道：「商量不敢，老爺子請說。」
「待你傷好，老夫希望你盡快離開。」萬之濤說話時神情堅定，眼底卻有著歉意。
望安平靜的看著他，等待他的下文。
「你身上的傷並不尋常，若是老夫猜得沒錯，有人想置你於死地，也就是說.....你有仇家。」萬之濤續道：「老夫年事已高，死不足懼，但靜湖才十六，又是個閨女，老夫擔心.....」
「老爺子，」他打斷了萬之濤的話，臉上沒有一絲的不悅或是苦惱。「晚輩明白老爺子的意思。」
萬之濤微微蹙眉一嘆，「你能體諒，老夫真是萬分感激。」
「該感激的人是晚輩，若沒有老爺子的救治，我豈有苟活的機會？」他笑視著萬之濤。「老爺子請放心，晚輩絕不會拖累恩人。」
望安的傷口已經癒合了，但為免留下疤痕，萬之濤給了他膏藥讓他塗抹在傷疤上，其實這種小事他覺得自己來就可以了，偏偏萬靜湖堅持要替他上藥。
萬靜湖專注的在他的雙臂上塗抹著煥膚膏。「望安哥哥，我爺爺調的這種膏藥可是很多姑娘及婆婆媽媽們最喜歡的，她們要是受了傷，都怕留下疤痕，便會來找我爺爺調配這個.....」
他靜靜聽著她說話，同時靜靜的看著她。
他完全可以理解萬之濤的擔憂，她是個美麗又善良的姑娘，有著一張巴掌大的小臉、兩顆晶亮的黑眸、挺秀的鼻子，唇角總是微微上揚，不笑的時候也像是在笑。

Crescent

他聽她說過豆子也是她撿到的，但他不是什麼小動物，他與她又素昧平生，她這般不計後果的救了他、收留他，難道不怕他會替她惹來什麼麻煩嗎？

「望安哥哥，你還沒離開過這間宅子，對吧？」萬靜湖興沖沖地道：「等你的身子再好些，我帶你四處走走，望春城是個很美的地方呢。」

望安不語，只是微笑。

「好了，你轉過身去。」她說。

他微頓，反問道：「做什麼？」

「你的背後都是傷痕呢。」她一臉認真地道：「只要每天按時塗抹煥膚膏，最多三個月，你的皮膚便能恢復以往的平滑光潔。來，把衣服撩起來。」

「不、不用了。」想到要在姑娘家面前光裸著上身，望安不自覺皺起眉頭。

萬靜湖注視著他，眼底閃著黠光。「你害臊？」

迎上她那明亮的黑眸，他還真的有些心慌，但很快的他就鎮定下來。「男女授受不親，更何況姑娘是未嫁的閨女，在下認為不妥。」

見他一臉嚴肅，她忍俊不住的笑了。「望安哥哥，我從小跟在爺爺身邊行醫，不知道看過多少人的身子呢，再說了，你當初傷重昏迷的時候，爺爺還得替別人醫病，甚至出診，他分身乏術之時，都是我在照料著你。」

「妳是說……」他像是意識到什麼，表情又沉凝了幾分。

「我是說，我早就看過你的胸、你的背。」萬靜湖好笑的道：「你放心，我不會胡思亂想的。」

望安頗感無言，她如此天真純潔，恐怕還不懂得對男人的身體胡思亂想。

「別磨蹭了，難道要等爺爺回來幫你塗嗎？」

「豈敢勞煩老爺子。」他道：「我自己塗便行。」

萬靜湖板起臉來。「你在說笑嗎？你眼睛長在後面嗎？就算你眼睛長在後面好了，你的手有那麼長嗎？」

「這……」他顯得有些為難。「其實背上留下疤痕也無妨。」

她嘆了口氣，語重心長的道：「望安哥哥，你聽過醫者父母心這句話吧？」

「當然，但是……」

「對行醫的人來說，病人傷患就像是孩子，也就是說……我幫你擦藥，就像慈愛的娘親幫孩兒擦藥一樣。」說著，萬靜湖目光一凝。「你說，你會怕你娘親看見你的身子而胡思亂想嗎？」

被她這麼一說，望安反倒不知道該怎麼反駁了。

「好了，別再囉哩囉唆的。」她一臉嚴肅，語帶命令地道：「轉過去。」

他愣愣的望著她一會兒，而後不知怎地，他竟聽話的轉過身，解開上衣，褪至腰間。

萬靜湖將微涼的藥膏溫柔又小心地塗抹在他背上的傷痕處。

望安可以感覺到她的指尖輕拂在他的背上，猶如三月的春風，亦可以感受到她的膚觸細滑得猶如上好的錦緞，他還感覺得到她指尖微微的熱度正暖著他的胸口。

他並沒有胡思亂想，但思緒的確有點紛亂了。

她是個好姑娘，他要保護這樣的好姑娘，就算萬之濤沒對他說那些話，他也應當有自覺，他必須離開。

他不知道自己是誰，不知道誰要殺他，他的仇家若還尋他，就有可能尋到這兒來，屆時萬之濤跟

Crescent

萬靜湖都將身陷險境.....

「好了。」萬靜湖說著，順手幫他將上衣往上一帶。

望安穿好衣裳，這才轉回身看著她。「謝謝靜湖姑娘。」

她笑視著他。「望安哥哥不必言謝，這是我的責任。」

聞言，他狐疑地反問，「責任？」

「是呀。」萬靜湖笑意盈盈。「就像我把豆子撿回來的那一刻起，就對牠有責任。」

她的話讓他的表情顯得有些複雜。原來他真的跟豆子是一樣的。

「是我把望安哥哥從郊山帶回來的，所以我對你有責任，況且打從看見你的第一眼，我就有種想要對你好的感覺.....」

望安不解的問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.....一種感覺罷了。」萬靜湖不知道要怎麼形容，聳肩一笑。「總之，你別多想，安心的在這兒待下吧。」

萬靜湖待他越好，望安越覺得應該盡快離開，他不擔心自己，只害怕會連累萬家祖孫。

這天早上，萬靜湖去市集，萬之濤出診也不在，他決定悄悄離開，從此消失在他們的生活中，還給他們安全及平靜。

走到了大門前，他忍不住駐足轉身看著這住了月餘的靜謐宅子，萬靜湖跟萬之濤對喪失記憶的他而言，已是生活的全部，如今要離開，他感到十分不捨。

「汪！」

聽到豆子的叫聲，望安低下頭一看，才發覺牠不知何時來到他腳邊，他彎下腰，摸摸牠的頭。「豆子，要好好照顧她，我走了。」說完，他打開門要離開，豆子卻先一步衝了出去，見狀，他心急叫喊，「豆子！」可是牠已跑得老遠，一下子就不見影蹤。

他心想，豆子對望春城熟門熟路，也許晚點就回來了，不必他操心，於是他帶上了門，離開了萬家。

這是他這段時間以來第一次走出萬家宅子，看見望春城。這是個稱不上繁華，但絕對熱鬧非凡的地方，街市上商鋪林立，人潮熙攘，叫賣聲此起彼落。

他向路人詢問出城的方向，便朝著東城門而去。

城門雖有官差駐守，但戒備並不森嚴，凡是城民幾乎無須盤問便能自由出入。

出了望春城，望安繼續邁開腳步朝向未知，突然，他感覺到一股力量緊緊抓住了他的手。

他一震，回過頭一看，竟是萬靜湖，還有.....豆子，迎上她那不能理解及不能諒解的眼神，他不由得感到歉疚心虛。

他還未來得及開口解釋，她便生氣又難過的指責道—

「你是騙子！你想離開，對吧？」

「靜湖姑娘，我.....」

「你的傷還沒完全痊癒，你的記憶也沒恢復，你能去哪裡？」

「我不想連累妳跟老爺子。」望安眉心一擰。「我的仇家或許會尋到這兒來，到時.....」

「如果你真有仇家，而他們也尋來了，我們三個人總比你一個人好吧？」她氣呼呼的瞪著他。

「不，我擔心的就是這個。」他沉重的嘆了口氣。「妳跟老爺子有恩於我，我不能連累你們。」

聞言，萬靜湖將他的手拽得更緊，她的眼神堅毅，表情認真。「你要去哪裡？」

crescent

望安頓了一下，老實回道：「我還不確定。」
「你要去找誰？」她又問。
「我……不知道。」
「你知道你的仇家在哪裡嗎？」
望安輕輕搖搖頭。
「如果你什麼都不知道，我怎麼能放心的讓你離開？」萬靜湖眼眶突地一紅，兩行淚就那麼落了下來。
他不知所措的安撫道：「靜湖姑娘，妳、妳怎麼哭了？妳別哭……」
「你……你一直說我跟爺爺對你有恩，可是你卻不告而別，這……這就是你報答恩人的方法嗎？」她低著頭，抽抽噎噎地道。
望安羞愧得真想找個地洞鑽進去，他本是為了他們著想才離開，可被她這麼一說，他卻成了負心人了。
萬靜湖是萬之濤的孫女，從小在望春城長大，很多來往居民都認識她，見她對著一個陌生男人哭，大夥兒都議論紛紛。
為了躲避眾人的目光，望安反手一把拉住萬靜湖的手，飛快往回朝城裡的暗巷走去。
豆子安靜的跟了上來。
他與豆子的視線快速相對，不知為何，他竟覺得豆子在竊笑。對了，豆子不是跑了，為什麼會跟萬靜湖一起出現？萬靜湖又怎麼知道他要離開？
他還來不及細想，萬靜湖又抓著他的手，兩隻眼睛淚汪汪的瞅著他。
「望安哥哥，你什麼都忘了，天下雖大，你卻只有我跟爺爺了，我們是你的家人，你不能隨便丟下家人不管的。」
望安突然覺得自己真是個大壞蛋了，而且看著她這樣哭著，他的心揪得好緊好緊。「靜湖姑娘，妳別哭了……」
他不記得自己以前有沒有為什麼人如此揪著心，但在他失憶之後，這還是第一次，她的眼淚讓他感到不捨、心疼及憐惜。
「拜託妳，別哭了……」他不知所措的安慰著。
萬靜湖淚視著他。「如果你牽掛的人想不告而別，你難不難過？傷不傷心？」
「這……」
「會吧？」
「應該會吧。」
「一定會！」她說得篤定。「你要走也行，但至少等到你完全痊癒、恢復記憶，行嗎？」
「靜湖姑娘，我……」
「我會哭喔！」萬靜湖嘴一癟，積聚在眼眶的淚水好似又要落下來了。
見狀，望安馬上揭白旗。「妳別哭了，我不會不告而別，行嗎？」
「當真？」
「不假。」他就差沒發誓。
「你要發誓嗎？」她問。
「妳要的話，我就……」說著，他舉起手來。「我望安若……」

crescent

「行了。」萬靜湖打斷了他，抹去眼淚。「這樣就可以了。」
見她破涕為笑，望安這才稍稍鬆了一口氣。
「那我們回去吧。」她逕自轉身，步伐輕盈地往前邁進。
而在轉身的那一瞬間，她的眼底閃過一抹黠光，唇角勾起一抹勝利的笑意，她一邊用食指揩去眼角的淚花，一邊想著—
「女人的眼淚是無敵的武器」—爺爺，您這句話真是給了我一個天大的靈感。
知道望安企圖不告而別，卻又被孫女發現給拎了回來，萬之濤便有種預感，望安跟孫女恐怕會糾纏得比他原本以為的還深。
孫女或許沒有自覺，但他看得出來，她看著望安的眼神總是特別溫柔及專注，那或許還稱不上是情愫，不過好感肯定是有的。
想想她也十六歲，是到了會對某人生戀心、發情苗的年紀。
眼下，望安恐怕是暫時走不掉了。
於是，萬之濤想了一個辦法，那是不得不，也是當下唯一的辦法，就是改變望安的容貌。
他取出從未用在外人身上的靈丹妙藥移形丹讓望安服下，然後在他頸後穴位上埋了一針，就這樣，不到半炷香的時間，望安的臉形、五官有了明顯的變化，變成了另一個人。
移形丹是他研製多年才成功的，為免有人得知此藥拿它為惡，他始終將此藥藏著，如今為了保護孫女，只好讓這藥派上用場了。
「這……」看著銅鏡中那張陌生的臉，望安瞠目結舌。
「望安，」萬之濤神情凝肅地道：「這丹藥是祕藥，為免有人拿它為惡，你絕對不能將此丹藥的祕密外洩，明白嗎？」
「晚輩明白，老爺子儘管放心。」
萬之濤點點頭，續道：「這針埋下，每七天便要卸掉，然後重新再埋，若沒卸針，你的樣貌恐怕會慢慢變不回來，屆時你換了容貌，就算找到了親人，只怕他們也不識得你了，所以……我會教你如何埋針卸針，只要你學會了，再按時服用移形丹，就能以陌生的容貌躲過仇家的追擊。」
「謝謝老爺子。」望安衷心的感謝。
萬靜湖看著望安的臉，先是微微的蹙起眉頭，然後又淺淺的一笑。「雖然我還是喜歡望安哥哥本來的樣子，但這個樣子也不壞。」
「對了，」萬之濤又叮嚀道：「為免外人起疑，對外，我會說你是遠房的親戚，是來依親的，可以吧？」
望安頷首。「一切聽從老爺子的意思。」
就這樣，望安以萬家遠親的身分留了下來。
望春城不少居民都聽說、知道，甚至是看到萬家來了一個年輕男子，而變了樣貌的他，也可以安心的出現在外人面前。
他在萬家待下自然不能當個閒人，一些繁瑣粗重的活兒便由他一肩擔下。
這天，萬靜湖要到郊山採草藥，以往她都是帶著豆子去，可今天她沒帶豆子，而是拉著望安出門。
來到郊山的林子裡，萬靜湖耐心的教導他認識藥草以及採摘的方法，他學得很快，不一會兒就識得許多。
兩個時辰過去，他們的簍子裡已經塞滿了藥草。

「今天這樣就行了。」萬靜湖率性的用手抹去臉上的汗。
那因為勞動而紅潤的臉蛋在穿透樹林的陽光映照下，更顯得美麗動人，望安情不自禁多看了她一眼，心情因為她而感到美好。
「咦？望安哥哥，你別動。」突然，她盯著他的臉，然後伸出雙手，一手輕捧著他的臉，一手輕輕的往他臉頰上一抹。「瞧，」她嬌甜一笑。「你臉上沾上泥土了。」
他尷尬的一笑，不自覺抬手撫了撫剛剛被她摸過的臉頰。
「我們回家吧！」萬靜湖拍去手上的泥土，轉身便要走。
望安視線一瞥，發現在她身後竟不知從哪裡竄出一條蛇，他一把拉住她，神情凝肅地道：「靜湖姑娘，別動。」
她被他這麼一扯，不得不停下來回頭。「怎麼了？」
「妳身後有一條蛇，先別動，我找個東西對付牠。」說完，他急著尋找稱手的樹枝。
萬靜湖卻阻止了他。「望安哥哥，別……」她說話的同時，已經轉過身去面對那條蛇。
那蛇豎起半身，「嘶」的一聲，狀似要對她展開攻擊。
望安見狀，立刻趨前想保護她，可她卻氣定神閒，不慌不忙的對著那條蛇伸出了手。
「小傢伙，」她甚至用手輕輕碰觸蛇的頭。「你不該走到步徑來的，要是被人發現，你會有危險的。」
那條蛇微微的晃了晃，身子突然往地上一趴，然後快速的爬進旁邊的草堆裡。
見著這一幕，望安不敢置信，一臉疑惑的看著她，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。
萬靜湖一轉頭就看見他驚訝的表情，她淡淡一笑。「牠走了。」
「妳……妳剛才跟牠說話？」
「萬物皆有靈性，只要你敞開心胸，就能跟牠們心意相通。」
他瞪大眼睛。「妳是說……妳能……」
「我從小就能跟動物溝通，牠們知道我想表達的是什麼，我也能聽懂牠們說的話。」說到這兒，萬靜湖疑怯的睇著他。「望安哥哥，你……你會不會覺得我很可怕，是怪物還是什麼的？」
望安還沒回過神，只是木木的看著她。
她露出難過的表情，幽幽地道：「爺爺說我不能隨便在外人面前展現這樣的天賦，不然我可能會被當成巫女或是妖怪……可是我相信望安哥哥不會那麼覺得，所以才……」
「不。」他打斷了她，展眉一笑。「我不覺得妳可怕或是奇怪，我只是太驚訝了，才會不知道該說什麼。」
萬靜湖還是有些擔心。「所以你不覺得我……可怕或噁心？」
望安搖搖頭，篤定的道：「一點也不。」突然，他想起了一件事，迫不及待的問道：「難道上次我要離開，是豆子跟妳通風報信的？」
她眼底閃過一抹黠光，怯怯的點點頭。
他笑嘆道：「原來豆子是妳的耳目，看來我得提防著牠。」
聞言，萬靜湖馬上心生警覺。「望安哥哥還想不告而別嗎？」
迎上她擔憂不安的目光，望安的心微微一顫。她那麼擔心他不告而別嗎？他的離開應該不至於會對她造成什麼困擾或影響吧？
「望安哥哥，」她拉住他的手，嚴正地道：「你絕對不能不告而別，不然我會……我會哭的喔！」

見她的眼眶竟然又紅了，他的心馬上一緊，急忙安撫道：「不不不，我絕不會再不告而別，妳千萬別哭。」
有了他的保證，她安心的笑了。「那就好，我們回去吧！」

第 2 章

回程，走在通往望春城的官道上，一名農夫正跟一頭老牛拉扯著。
「走，你還不走？」農夫氣急敗壞卻無計可施，不過他像是也不捨老牛，並未因此打牠。
見狀，萬靜湖拉著望安快步上前。
「大叔，您要拉著牠去望春城嗎？要不要我們幫忙？」她問。
農夫愣了一下，笑道：「是嗎？如果你們能幫忙，那真是太好了……」
萬靜湖一笑，趨前輕輕拍撫著老牛。「怎麼不走呢，累了嗎？」
老牛「哞哞哞」地叫了起來，那聲音像是在哭似的，聽來有點悲傷。
萬靜湖突然安靜了下來。
正當農夫跟望安都覺得奇怪時，忽見她兩行眼淚直下。
「小姑娘，妳……妳怎麼哭了？」農夫不知究竟怎麼回事。
萬靜湖淚眼汪汪的看著農夫。「大叔，您是不是要賣掉牠呀？」
農夫一怔，木木地道：「是……是的。」
「牠……牠不想離開老主人。」她雖然不願意在別人面前展現這樣的天賦，可看著可憐的老牛無法向主人傳達心聲，她實在不忍。
農夫驚疑的看著她。「妳是說……妳怎麼知道？」
「大叔，牠想留在老主人的長眠地，陪著老主人，所以您別賣了牠。」萬靜湖替老牛求情。
農夫此時也無暇多想她是如何知道老牛的心聲，只是一臉發愁。「牠確實是先父非常疼愛的牛，我也不想賣了牠，但牠已經無法做田裡的活兒，我得賣了牠才夠銀子買頭年輕的牛呀。」
萬靜湖想也不想的將身上所有的銀兩交給了農夫。
農夫不明白她這是什麼意思。「小姑娘，妳……」
「大叔，請您帶牠回去，讓牠在令尊身邊終老吧。」她說：「若銀子不夠的話，我這兒的藥草都給您，您拿到城裡的江記藥草鋪子賣，應該可以換到不少錢。」說著，她已卸下背在背後的簍子。
農夫不知該如何是好，銀子和藥草都不敢接過。「小姑娘，這怎麼可以？」
「大叔，您千萬別推辭。」萬靜湖溫柔的撫摸著老牛。「我是為了牠，也是為了令尊，令尊生前既然那麼疼愛牠，就算已入了鬼籍，想是也不樂見牠被賣掉吧。」
農夫無奈一嘆，「我也是掙扎了許久才……」
「大叔，」這時，望安開口了，「牠既已不能幫忙農務，您將牠賣了，恐怕牠也是老命不保，直接便進了饕客的五臟廟……」
農夫聞言，倏地一震。
「您就接受她的心意，收下銀兩跟藥草吧。」
農夫看看兩人，再看向那頭老牛，掙扎了一下，終於接受了。「小姑娘、公子，謝謝，真的太感

Crescent

激你們了。」
「大叔別這麼說，趕緊拿藥草去換銀子吧。」萬靜湖說完，又撫摸著老牛，輕聲道：「別擔心了，你可以回去陪著老主人了。」
老牛聽著她的話，竟流下兩行淚水。
萬靜湖將臉輕貼著牠的臉。「保重。」
就這樣，萬靜湖跟望安伴著農夫，而農夫則拉著老牛，帶著裝滿藥草的簍子，一起往望春城的方向前去。
協助農夫賣了藥草後，萬靜湖又陪著農夫去買牛，牛販因為曾受過萬之濤的恩情，便以便宜的價錢賣了頭健康年輕的牛給農夫。
農夫謝過萬靜湖跟望安之後，滿心愉悅的帶著老牛跟剛買的牛回家去了。
回家的路上，望安不時看著萬靜湖，她的臉上漾著愉快欣悅的笑意，一點都不因辛苦採摘的稀有藥草給了人而感到惋惜。
「妳很開心？」他問。
萬靜湖笑視著他。「嗯，能幫助別人實在太好了。」
「咱們空手而回，老爺子不會生氣吧？」
她搖搖頭，調皮的一眨眼。「爺爺早就習以為常了。」
他想，她的意思應該是她經常做這種事情。也是，豆子是她撿回家養的，他也是，只要看見別人、甚至是鳥獸牲畜需要幫忙，她總是不怕麻煩、不計後果。
她，就是個如此善良而純真的姑娘。
他打從心裡敬佩她，也欣賞她。
「靜湖姑娘，妳真的很了不起。」望安眼底滿是對她的崇敬。
萬靜湖靦[illegible]的笑道：「這沒什麼……喔，對了！」她像是突然想到什麼，神情嚴肅的盯著他的臉。「望安哥哥，你別再叫我什麼姑娘了，就叫我靜湖吧。」
「可是……」
「別可是了。」她打斷他，「我堅持。」
迎上她那堅定得近乎跋扈的目光，他忍不住笑了，再次揭白旗了。「我知道了。」
萬靜湖滿意的點點頭。「我們快回家吧，耽擱了這一會兒，爺爺一定會想我們不知道野到哪兒去了。」
宮牆巍峨，殿閣森嚴，一色黃瓦，畫棟飛雲。
皇宮中，正瀰漫著一股不尋常的氣息，頗有山雨欲來之勢。
聖上依舊抱病臥床不起，太醫束手無策，只能用各種上好的補藥吊著聖上的命。
聖上臥病期間，由太子寸步天監國，可一個月前，太子也稱病不朝，直到今日才上朝。
早朝結束後，幾名大臣步出朝堂，竊竊私語—
「幾位大人是否覺得太子殿下有點異於平常？」禮部侍郎顏萬山問道。
「顏大人也這麼覺得嗎？」戶部尚書張知學聽聞有人跟他有相同的感覺，不禁嚴肅起來。
「我也覺得殿下……」另一名大臣也疑惑地道：「明明就是殿下，卻又覺得不是殿下。」
「是……溫和了？鈍了？還有點緊張、不知所措，對吧？」
「該不是病得不輕，人給病迷糊了？」

crescent

「張大人，」顏萬山看著張知學。「你之前提過的減稅殿下不是贊同的嗎？可今日殿下似乎有意採納趙大人草擬的新稅制……」
張知學一臉凝重。「趙大人的增稅提議不知會禍及多少百姓，殿下一向反對且態度強硬，如今卻動搖了，在下實在不解。」
話音方落，有人乾咳了兩聲，示意國舅趙世懷已在不遠處。
趙世懷是麗妃趙世麗的胞兄，麗妃雖非正宮，但深受聖上恩寵，是太子的生母，太子也是幾位皇子中最為聖上器重的。
因為是麗妃的親大哥，又是太子的舅父，趙世懷因此得以在朝堂上謀得一職，然而他雖然身為國舅，但太子與他並不親近熟絡，反倒刻意保持距離。
太子向來不喜歡舅父，也因此雖與太子妃葉蓉鏡成親多年，卻沒有多少感情，他尤其不喜她陰沉的性子。
葉蓉鏡是趙世懷妻子娘家的親戚，當初千方百計讓她嫁進宮中，成為皇子妃，亦是為了鞏固麗妃娘家的地位。
趙世懷帶著笑意朝著幾位大臣走來，與他們寒暄客套一番後便告辭先行。隨後，他來到太子的寢殿，進到了太子的書齋。
「太子」正在書齋中來回踱步，神情不安。見趙世懷進來，他立刻走上前。「舅父，我……」
「欸。」趙世懷打斷了他，小心翼翼的關上門，以確保他們說話的聲音不會傳到外面去。
「太子」明白他為何如此戒慎，便也壓低了聲音，「舅父，我今天在朝堂上的表現可行？」
趙世懷點點頭。「雖嫌生嫩，但尚可騙過那些文武百官。」
「太子」鬆了一口氣，但眼底仍有著緊張惶恐。「我真的很怕露出破綻，壞了大事。」
「別慌。」趙世懷拍拍他的肩。「往後的日子還久長得很。」
「久長？」他眉心一擰。「舅父，您還是趕緊找到大哥吧，我實在不是當太子的料呀。」
「步雲，」趙世懷眉心一沉。「你可得撐住呀，要是外面的人知道你大哥失蹤，恐怕會引發一連串的鬥爭，禍及你娘親及我們趙家。」
「舅父，我對政事一竅不通……」
「放心，舅父會幫著你的，不必自亂陣腳。」趙世懷說著，從桌上的茶壺裡倒了杯茶給他。「來，喝口茶，順順氣吧。」
寸步雲接下茶杯，啜了幾口茶水，仍是一臉的憂慮。
他是不為人知、過去一直藏在民間的皇子，太子是他的親大哥，兩人是相差不到半炷香時間出生的孿生兄弟。
麗妃生下他們的那一年正是虎年，對星象及紫微斗數鑽研多年的趙世懷以「一山不容二虎」、「兩虎相爭必有一傷」為由，說服麗妃讓他將一名皇子送離皇城。
就這樣，連娘親的奶都沒吸過一口的寸步雲，便由趙世懷祕密帶出皇宮，送至鄉下交由遠房親戚撫養。
這事，當年麗妃生產時，正在西疆的聖上也被蒙在鼓裡。
寸步雲一直知道自己的身分，也知道當今太子便是他大哥，可他從來不曾羨慕過大哥，更不曾對自己流落民間而生怨。他安於天命，性情淡泊，對富貴榮華毫無想望，只想耕稼讀書，安穩此身。
他自懂事以來，舅父便偶爾出現在他的生活當中，給予關懷，雖在鄉間，舅父仍替他聘了一位夫

子，教他讀書識字，對他的教養栽培並不馬虎。
不久前，舅父來找他，焦慮憂心的表示太子祕密出宮，至今下落不明，雖然以太子身體不適為由，暫時可以瞞騙一班朝臣，但恐怕時日一長，便會生流言而引發宮中鬥爭，是以舅父要與太子有著相同樣貌的他隨其進宮，假冒太子，以免橫生枝節。
寸步雲本來掙扎猶豫，怕自己難擔重任，可是舅父要他以社稷為重，這麼做也是為了避免一場因爭奪皇位而引發的腥風血雨，於是他答應了舅父。
宮中不比民間，在他進宮前，自然要先經過一番學習，才得以融入深宮內苑的生活，至於朝政，則由舅父替他閱摺批示，再由他上朝應對。
現在的他只希望大哥能盡快回宮，他便可回鄉過他的平靜日子。
「步雲，你只要謹記舅父的提醒，諸多小心，便不會露出馬腳。」趙世懷鼓勵道。寸步雲今天在朝堂上雖然有點緊張，但表現得還算不錯。「我不宜在太子書齋久留，先走了。」說完，趙世懷又拍了拍他的肩膀。「放寬心，舅父會幫你的。」
「甥兒明白。」寸步雲點點頭。
送走趙世懷，有人敲門。三下，停頓，然後再三下。
一聽見這暗號，寸步雲立刻行至門口，打開了門，門外是一名長相秀麗的宮婢，正怯怯的看著他，他伸手將她拉了進來，立刻關上了門。
「深深。」他喚了一聲，便將她緊鎖入懷。「看見妳我就覺得安心了。」
此名宮婢名叫傅深深，是寸步雲恩師的女兒，也是寸步雲新婚不久的妻子。直到寸步雲決定進宮冒充太子，她才知道他的真實身分，可是她並不因為他有如此尊貴的身分而雀躍，反倒為他憂心不已。
她知書識文，性情恬淡溫柔，不喜奢華，她自小跟寸步雲一起長大，十分了解他的個性，她知道他不會迷失，更不會迷戀，她擔憂的是，善良單純的他在這爾虞我詐的深宮內苑，可能會面臨許多意想不到的危險。
「步雲，」她伸出雙手環抱著他的腰。「不管發生什麼事，我都會一直陪在你身邊的。」
「嗯。」寸步雲將她攬得更緊。
將傅深深接進宮中與他相伴，是寸步雲答應入宮的唯一要求，也因此趙世懷想辦法讓她以宮婢的身分待在太子寢宮隨侍。
「希望舅父能盡快尋回大哥，這麼一來，我們便能回東堂鎮過我們的平靜日子了。」他說。
「嗯，」她將頭靠在他胸口，輕聲應道：「我也這麼希望……」
石德龍來到萬家為母親抓藥。
他是望春城雅記筆莊的二公子，今年十八，尚未娶親，所有人都知道他心裡有個心儀的對象，便是萬靜湖。
「二少爺，令堂的身體應該好多了吧？」萬之濤問。
「是的，託萬大夫的福，家母已經好多了，今天來是要再抓兩帖補身益氣的藥。」石德龍說話的時候，目光經常不自覺的飄走，尋找著萬靜湖的身影。
萬之濤看在眼裡，全都明白。
石德龍是個老實人，家世清白單純，萬之濤對他的印象極好，如果孫女能嫁進石家，他也能夠放心。

「我開個藥方給你，你到後面找靜湖抓藥吧。」萬之濤說完，拿起筆，迅速在紙上寫下幾種藥草的名字，然後遞給了他。

石德龍接過藥方、道過謝，快步往後面走去。

萬家的小前廳是萬之濤看診的地方，穿過廳後的門是另一個房間，房裡有兩面頂天的櫃子，櫃子裡放的全都是藥材，而這裡，是萬靜湖幹活的地方。

石德龍進來的時候，她正爬在木梯子上整理著櫃子上方的藥材。

「靜湖……」他喚道。

聽見聲音，萬靜湖回過頭，俯視著他。「咦？石二哥，你回來了？」

石德龍排行老二，又比她年長，她都喚他石二哥。

「我聽說你跟石大哥出遠門採買，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她邊問邊整理藥材。

「昨晚上回來的。」他抬頭看著她，臉上不自覺帶著笑意。「對了，我這回去京城，買了枝漂亮的筆想送妳。」說著，他自袖中取出一只長形的精緻木匣。

「我怎麼能收如此貴重的禮？」萬靜湖微笑婉拒。

「一般的物件罷了，別放在心上。」擔心她拒絕收禮，石德龍急忙解釋道：「我只是覺得這筆稱手，又適合妳，所以就……妳千萬別駁了我的好意。」

她看著他有些緊張又帶了點局促的表情，想了想回道：「好吧，那我待會兒送你一些治痠痛的膏藥，算是回禮。」說完，她繼續整理。「你今天來，是要替石夫人抓藥嗎？」

「是呀。」他說道：「我娘要我來找妳爺爺開兩帖益氣的藥。」

「你坐，等我一下，我弄好了馬上抓給你。」

「不急，我等妳。」石德龍一點都不急著走，但若抓了藥還賴著不走，他反倒尷尬，像現在這樣多好，他就安安心心的在這兒坐著，看她、等她。

他覓了一張椅子坐下，將裝著筆的木匣放到一旁的桌上，便跟她聊起去京城辦貨的趣事及奇事。他知道她從沒去過其他城鎮，最遠也不過到郊山去採藥或是到城郊送藥罷了，他想，她一定會覺得他所說的事情都相當新奇，因此說得口沫橫飛，興奮不已。說著說著，他突然想起稍早前聽到的一件事。「對了，我才回來就聽說妳家來了一個什麼遠房親戚……」

萬靜湖的動作頓了一下，笑道：「是啊。」

石德龍疑惑地又道：「可是我聽說萬大夫是個孤兒，妻子早逝，妳爹娘又死於十幾年前的戰亂，萬家現在就剩下妳跟妳爺爺了，不是嗎？」

「呃……我也不清楚……」她胡謅道：「爺爺說他是遠親就是遠親。」

「聽我爹說……」他續道：「近來城裡出現一些面生的人，神神祕祕的，妳跟萬大夫還是小心一點。」

萬靜湖胡亂點了個頭，為免他對自家突然出現的遠親有太多疑問，她決定先替他抓藥，快快送走他。

於是，她關上幾個小抽屜，想下來幫他抓藥，沒想到心一急，腳一個踩空，她驚叫一聲，人便從梯子上摔了下來。

坐著的石德龍見狀，霍地起身要衝上前接住她，可是一道影子像箭矢般掠過他身側，他還沒回過神來，只見一個高大的男人在她落地之前結結實實的抱住了她。

石德龍愣住了，木木地看著這一幕。

而以為自己會摔落地面的萬靜湖也愣住了，兩隻眼睛大大的看著將她抱個滿懷的望安。「望安哥哥？」

望安眉心一擰。「怎麼這麼不小心。」說著，他把她放了下來。

她因為嚇了一跳，還有點腿軟。

他扶著她，搖搖頭，笑嘆道：「下次別爬那麼高了。」

「以往也都是這麼爬上爬下的。」

「以後上面的藥材我幫妳整理就好。」

石德龍滿腹疑惑的看著望安的背影，頓時心生警戒，他急忙幾個大步向前。「靜湖，妳沒事吧？」

可是一看到對方的長相，他稍稍安心了。這男人的身形是比他高壯結實，但樣子差他一點，只不過對方搶了他英雄救美的鋒頭，仍教他有些不是滋味。

「石二哥，我沒事，只是受了點驚嚇。」萬靜湖笑道。

石德龍看著望安，問道：「這位該不會就是那個遠親吧？」

「呃……是的。」萬靜湖知道石德龍對望安感到好奇，她若不表現得自然一點，恐怕會讓他生疑，於是她介紹道：「望安哥哥，這位是雅記筆莊的二少爺，石德龍。」

望安看著石德龍，客氣地道：「石二少爺，幸會。」

「石二哥，他是望安。」萬靜湖說完，立刻話鋒一轉，「我先幫石夫人抓藥吧，藥方子給我。」

石德龍把藥方子給她，便趁著她抓藥的空檔對望安大肆提問一番，「你名叫望安，姓什麼呢？你從什麼地方來的？」

聽見石德龍在「審問」望安，萬靜湖一邊抓藥，一邊替他解圍，「石二哥，你甭問望安哥哥了，他什麼都記不得了。」

正想著要如何回答的望安，馬上朝萬靜湖拋去感激的眼神。

石德龍有些錯愕。「什麼都不記得？那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望安哥哥撞傷了頭，什麼都忘了。」她續道：「他家裡人特地把他送到這兒來，就是為了讓我爺爺替他治療。」

石德龍仍感到半信半疑。「居然有這種事？」

「千真萬確。」萬靜湖以最快的速度替他抓好兩帖藥，又抓了兩罐治痠痛的膏藥交到他手裡。「十文錢。」

石德龍將十文錢給了她，可是充滿疑惑的雙眼還是緊盯著望安。

萬靜湖要望安到後院劈柴，接著看向石德龍催促道：「石二哥，你還是快把藥拿回去吧！」

「靜湖，」石德龍臉上略有憂色。「妳這個遠親怪怪的……」

「哪裡怪了？」

「妳跟萬大夫的生活一向簡單平靜，突然來了這麼一個遠親，我替你們擔心。」他說。

「石二哥多疑了。」她展眉一笑。「望安哥哥來了之後，幫了我跟爺爺很多忙，我們都很高興呢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石德龍還想說些什麼，但又怕說多了惹得她反感，於是打住，「好吧，總之千萬要小心。」

「望安哥哥是自己人，不怕。」她說。

好不容易送走了石德龍，萬靜湖立刻來到後院。

望安正依著她的指示在劈柴，專注又認真。

crescent

她忍俊不住的笑了。「你真的在劈柴？」
他停下動作，疑惑的看著她。「妳不是要我劈柴嗎？」
他剛替爺爺跑腿送藥回來，又老老實實依著她的指令來劈柴而滿頭大汗，她定定的看著這樣的他，胸口竄著一股說不上來的熱。她伸出手，輕輕抹去他額頭上的汗。
迎上她澄淨又率真的眸光，望安的心不由得一悸。
「我不是真要你劈柴，只是支開你，免得石二哥問東問西。」萬靜湖說著，在一旁的凳子上坐了下來。
望安想起剛才石德龍看著他的時候眼底隱隱約約有著敵意，他想，應該是因為萬靜湖。
「那位石二少爺很喜歡妳，對吧？」他問。
萬靜湖聳聳肩，不以為意的道：「或許吧。」
「或許？可我看妳其實是明白他心意的。」說著，他擱下斧頭，就著柴堆坐下。
她面露無奈及苦惱，不說話。
「怎麼，妳不喜歡他？」望安又問。
「我喜歡他。」萬靜湖回道。
聞言，他的心微微一抽，但他不是很明白這樣的反應是為什麼，只定了定心神，一笑。「他喜歡妳，妳也喜歡他，這有什麼好苦惱的？」
她抬起眼簾望著他。「我從小就認識他，他跟他的家人對我還有爺爺都很好，所以我喜歡他。」
「原來你們是青梅竹馬。」
「他……就像是哥哥一樣。」萬靜湖道：「是兄妹之情，沒有男女之情。」
「噢……」看來是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她跟石德龍之間沒有共識，但他仍忍不住逗她，「但也許是因為妳年紀還小，不懂什麼是男女之情。」
她秀眉一豎，不服氣的瞪視著他。「我當然懂，而且我也不小了。」
見她認真了、生氣了，望安連忙討饒，「好好好，妳不小，十六了，能嫁人了。」
「望安哥哥是在取笑我嗎？」
迎上她那過分認真及激動的目光，望安真沒想到她會生這麼大的氣，還真有點慌了。「靜湖，我鬧妳的，妳生氣了？」
萬靜湖看著他緊張不安的模樣，抿著唇不說話，心緒有些混亂。她不是個愛生氣的人，可她居然生氣了，而且還是為了這麼小的事情。
她覺得氣，但不是氣望安，而是氣自己。
這明明是芝麻綠豆大的事，就算他是說真的，她也犯不著往心裡放，還跟他鬧起彆扭。
她是怎麼了？理不出個頭緒，她越想越是懊惱，索性起身要離開。
見她氣到要走人，望安更急了，跟著起身要攔住她。「靜湖……」
不知怎地，他很怕她生氣，更怕她會因此不理他。
萬靜湖卻好似聽不到他的叫喚，邁開大步執意要走。
她不曾有過這樣的感覺，那種拚命想壓抑、想隱藏住什麼，卻無計可施、無能為力的感覺。
望安幾個箭步趨前，一時情急抓住她的手。
瞬間，萬靜湖感覺腦子裡像是有爆竹炸開，完全失去了理性。
這時，豆子跑了過來，她看見牠，不知著了什麼魔，竟對豆子命令道：「咬！」

Crescent

豆子得令，也不管望安是相識的，衝過來便跳起來往望安的手臂一咬。
「唔……」望安疼得悶哼一聲，鬆開了手。
萬靜湖也在這時突然冷靜下來，驚覺自己竟然對豆子下了攻擊望安的指令，她自己也嚇到了，但更多的是內疚和懊悔。「豆子，快放開！」
豆子馬上鬆口、退到一旁，眼神迷惑又無辜的看著她。
她上前抓起望安的手，看著他被豆子咬出的血牙印，自責又難過，眼眶瞬間便紅了。「我……我不是故意的……」
她好氣自己，她到底是怎麼了，怎麼會讓豆子傷害望安？
望安急忙安撫道：「不礙事，豆子沒真咬。」
只要她不生氣了就好，他之前受了那麼重的傷都能活過來了，被豆子咬咬算什麼。
他微笑的看著她，語帶試探地道：「妳不生我的氣了吧？」
萬靜湖沒想到她命令豆子咬他，他竟然只擔心她還生不生氣。她抓著他手的力道不自覺加重，難過的哭了起來。「對不起，望安哥哥，我不是存心的……」
這次，她不是假哭，是真的難過。
見她哭，望安又慌了。他發現，她不管是哭還是怒，他都怕、都緊張。
「別哭，別哭，我不疼。」他安慰著她，「妳別哭，我最怕妳哭了。」
萬靜湖微怔，抬起淚溼的眼簾望著他。「真的嗎？」
望安點點頭，溫柔一笑。「我喜歡看妳笑。」
她直視著他的眼睛，愣了愣，然後唇角一揚，漾開一抹柔似春風的笑意。
見她終於笑了，他心上那塊大石總算落下，突地，他沒頭沒腦的道：「靜湖，其實喜不喜歡一個人，有時妳是不會很快便發現的……」
「咦？」萬靜湖一臉困惑的看著他。
「有時就是要等到對方身邊出現另一個人，妳才會發現自己有多喜歡他。」
她歪著頭，仍舊不解。「嗄？」
「我是說……」他一笑。「妳剛才不是說妳對石二少爺不是男女之情嗎？也許那是因為他身邊還沒出現另一個人，所以……啊！」話未說完，他唉叫一聲，臉皺得跟包子似的。
不因別的，只因萬靜湖氣呼呼、惡狠狠的在他被豆子咬的傷處掐了一把。
「靜湖？」他不解的看著她。「妳這是……」
「活該！」她氣怒的撂下話，便帶著豆子離開了。
兩人互動全被不遠處的萬之濤看在眼裡，而他的心情，更加鬱悶沉重了。
每逢月中，萬之濤會贈藥給城郊的貧戶及農民，以往都是萬靜湖帶著豆子一起去，但現在有望安在，她便讓他也跟著去。
一直以來，萬之濤為人把脈問診都是不收診金的，就算賣藥也只是賺點工錢，絕不多收。
他帶著萬靜湖來到望春城住下時，她未滿一歲，那一年，他的子媳死於一場突發的戰亂，而那場戰爭是由當朝寸姓氏族引發。
他本有神醫之美名，聲名遠播，無人不知，但子媳死後，他便帶著孫女隱居於望春城，從此過著低調又隱密的日子。
他此生最大的心願，便是將孫女養大成人，看著她找到一個疼她愛她的男人，幸福安穩的過上一

crescent

世。
孫女不只是他的寶貝，還是他的命。
可自從望安來了之後，他便日日提心吊膽。望安看來並不是個壞人，但他總覺得望安身後有黑雲籠罩。
他本不是怕事的人，但因為萬靜湖，他如今什麼都怕、什麼都擔心著。
上一個病人離開約莫一刻鐘後，有人來了，且那人一進門就東張西望，神情嚴肅。
萬之濤一看就知道他不是來看病的，而且他是個面生的，不是望春城居民。
在他身後，又緊接著進來兩個人，三人的眼底都帶著一抹肅殺，雖然他們做一般販夫走卒的打扮，可從他們走路的樣子，萬之濤便可以判定三人都是練家子。
「這已經是最後一家了吧？」其中一人問。
「嗯。」為首的應了一聲，終於正視萬之濤。
萬之濤心生警戒，表面上卻相當自然地問道：「三位英雄是來求診的？」
為首的走上前，一對鷹隼般的銳利眼眸直視著他。「大夫，想跟你打探一件事。」
「請說。」
「你這兒近來可有面生的人求診？」
萬之濤微微皺眉，搖了搖頭。
「真沒有？你再想想。」為首的語帶警告及威脅。
「這位英雄，老夫這兒平時都是一些街坊鄰居上門求診抓藥，若有面生之人，哪裡會不知道？」萬之濤氣定神閒地回道。
「你這兒都住著什麼人？」為首的又問。
萬之濤當然不需要回答他這個近乎無禮的問題，但為免招來麻煩及禍事，他有問必答，「就老夫、孫女，還有一個親戚的孩子。」
為首男子沉吟了一下。
「大哥，」後方一名男子上前，低聲道：「看來沒什麼可疑的。」
為首的若有所思，過了一會兒，他抱拳一揖。「大夫，不叨擾你了。」語罷，他領著另外兩人走了出去。
萬之濤看著他們離開後，鬆了一口氣，但旋即一抹愁色襲上他的眉間。
這三個人不似一般尋常百姓，他們身上沾染著肅殺氣息，他們在找人，而且顯然在找一個需要就診的人。不知怎地，他腦海中立刻浮現的是望安的臉龐。
他們在找他嗎？他們是希望他平安無事，還是要置他於死地？他真慶幸今天一早就讓孫女跟望安出門去了，要是他們在家裡，又跟這三個人正面迎上了，不知會發生什麼事。
雖說望安已經服了移形丹、埋了針、變了模樣，但他的聲音沒變、身形沒變，若有人要找他，而且對他十分熟悉，也不難發現他的真正身分。
他的直覺果然是對的，從他第一眼看到望安，就隱隱約約覺得他會是個麻煩，如今更可以確定並非他多慮多疑。
萬之濤又想到孫女對望安動了情愫，他越來越覺得不安及憂心。
當初，他真不該救望安，縱使孫女求他、逼著他，只要他動點手腳，望安自然也是活不成的。
難道……一切都是逃無可逃、避無可避的命運嗎？

crescent

「唉……」想到這裡，萬之濤不自覺重重嘆了一口氣。

crescent